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一至三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任溥

謄録監生臣黄鍾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御製書洪咨夔春秋説論隱公作僞事

春秋以三傳為近古後世注疏家愈逺愈奇而愈不得其正即如不書隱公即位左氏謂攝盖引而不發似矣公羊以為桓貴則已失之惟穀梁一則謂成公志再則謂成人美終則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持論平正而不苟然三傳即能得聖人筆削之精義耶吾不敢信而後世操同室之戈炷獨出之見求勝人而反昧已比比是也如洪咨夔春秋説之論隱公直以為作僞曰拙吹求

實已甚焉其言蓋出於盧仝春秋摘微之緒論盧仝摘微曰隱

越次而立久不歸位外示攝而中實奪之故不書即位明春秋之所由作也是書久佚惟宋杜諤春秋會義採

其說今於永樂大典散篇内裒輯得之

夫仝去三傳幾千百年而咨嗟又

去仝幾四百餘年拾人唾餘而以為自出已見此何能

欺千載之公論乎謂之為責賢者備猶屬左袒耳

洪氏春秋說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洪氏春秋說三十卷宋洪咨夔撰咨夔字舜俞於潛人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是書咨夔自序稱自考功罷歸杜門深省作春秋說按本傳稱理宗初咨夔為考功員外郎以忤史彌遠又言李全必為國患為李知孝梁

成大所劾鐫秩家居者七年是書蓋是時所作也又本傳第稱咨夔所著有兩漢詔令擥抄春秋說諸書而皆不載其卷數朱彝尊經義考引吳任臣之言云止三卷而永樂大典吳潛所作咨夔行狀則謂春秋說實三十卷今考是書篇帙繁重斷非三卷所能盡潛與咨夔同官相習當親見其手定之本任臣所言蓋後來傳聞之說耳其書明白而考據事

勢推勘情偽議論尤多前人所未發如以書公子友如陳為著季氏專魯之始以晉侯執曹伯負芻而不為曹立君正為畀日歸之之地以書大蒐昌間為季氏示威于衆以脅國人皆得筆削微意惟謂慶父出奔為季友故縱謂劉子單子以王猛入王城為不知有君頗有紕繆然棄短取長其卓然可傳者不能没也今兩漢詔令等書久已散佚此書亦無

傳本惟永樂大典尚多載其文謹裒輯編次釐正訛舛仍分為三十卷以還舊觀至春秋經文三傳各有異同今咨變原本經文已不可見就其所說推之知其大槩多從左氏而間亦參取于公穀今並加案語附識其下又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永樂大典原本已佚而他家經解又絕無徵引無從輯補今亦姑闕之焉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自序

帝王誥命訖于平王國風變于黍離聖人傷王者之不作因魯史修春秋以奉天命而立人極夫天命流行于人極之中無一息間斷人惟不知吾心有天而外求天謂吉凶禍福天未嘗定往往無天而動于惡然天雖有時而未定終必有時而定天者定則人者屈此人極之所由立也此春秋成亂臣賊子所以懼也彼亂臣賊子惟利是計豈懼夫空言之貶身後之辱哉懼夫天者定

而人者屈失其所以為利也故凡犯天下之清議冒天下之大罪能逭諸一時不能逭諸異日能逭諸其身不能逭諸其子若孫人誰無愛身愛子孫之念知天命有不可逭則欲動于惡將有所懼而戢此撥亂反正之筆所以有功于人極也且易春秋在魯皆所以司天人之契人欲窮而天理滅其卦為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純乎剥者也以齊桓霸天下始末求之每四十年當一爻陰愈進則亂愈甚盟宋之後晉以天下之權授之楚而

大夫專盟諸侯皆日廩廩乎贅斿之危五陰之剥成矣其末又以天下之權授之吳吳楚與越參立而交橫大夫各朶頤其國禍亂極矣而獲麟于西狩亂極必治安知無王者作此碩果不食剥所以不終于剥也春秋以傷王者不作而始以幸王者復作而終以魯聖賢之澤未泯一變可至道而託之以詔萬世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備見于行事斷斷乎循之則治違之則亂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信人極非春秋不立也余自考功罷歸杜門深

省有感于聖人以天治人之意作春秋說天目洪洛夔

舜俞序

春秋說自序考證

第一頁後三行　不能追諸其子若孫句考平齋集本無若字今從永樂大典原文

第一頁後三行　知天命不可追句平齋集天命作天定今從原文

第一頁後七行　以齊桓霸天下始末求之句平齋集避宋欽宗諱以齊桓作齊威今從永樂大典改正後倣此

第二頁前七行　違之則亂三句平齋集違字作失字

又無得之則生二句今從永樂大典原文增改

春秋說卷一

宋 洪咨夔 撰

隱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

元者乾之元春者乾之亨正者乾之利貞皆天德也王者有是德而後可以王天下諸侯有是德而後可以君一國而承事王者嗣立之始書之欲其自始至終與天同運也其以正月係之王王者三代之通稱

天王則獨指周而言三代所尚雖不同時以作事商周未始不同于夏也第自昔帝王繼天出治莫重乎正朔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有所授則有所受故正朔具而謹始之道備春秋五始有正而無朔聖人猶愛餼羊豈以為可畧哉魯君纂服皆不告于天王其于稟承正朔初政已失之故不書朔以著其無所承而書正所以存王也即位或書或不書行即位之禮則書公之不書以攝自詭而

禮不行焉自有天地以來君位無代匱者堯老舜攝實則相堯周公攝政成王已立皆非代君也以攝欺天下自公始世子必譖于王公非所譖國統必屬于父公非所屬按穀梁傳有先君既勝其邪心以與隱句則隱之立非無父命也揆之于禮反之于心而不安于是謂桓幼而攝需其長乃歸之立十有一年而不歸果攝也哉始求遜國之名終享擅國之利作偽日拙公之心迹敗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記私盟之始也盟非治世所尚爾詐我虞而後有盟未有久而可賴者魯之于邾為近公據非其據中不自安故扳援以為容傳謂攝位求好得其情矣附庸例書字如蕭叔之類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舜之于象純乎天周公之于管蔡奉乎天鄭伯之于段人勝而天滅矣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段之不弟罪固不可揜莊公猶之又甚之宿怨以

弊段遷怒以讐姜大惡其可悔乎夫克己

莫不善于克人莊不自克而以克其弟無人心矣聖

人書克以著其心嚴矣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公以庶長違父命而自立託之攝以欺國人王室所

當問也周方衰微不能問而致君大義周禮未泯力

雖不能問而不容不覺其欺公立數月天王首歸桓

母仲子之賵以示桓之當立且大其事使冢宰來失

禮之中葢猶有徵權在公畀王室偃然受其禮曾無惕懼之意王之徵權亦不得行焉以矯枉過正之禮為啓寵納侮之端坐而論道者不得不任其責故宰以名賵王繫之天尊周也仲子繫之惠公正桓也其不曰夫人賵非所當賵也一語而數義具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有歉于己而求于人雖屈己納交不以為辱情之迫也公以千乘之重下與宋之徵者盟葢居攝而中餒

方求好于宋以植其黨雖微者抗禮不敢較也聖人恥之故書及不書公按此條經文三傳皆以為魯以微者與盟故不書其人惟趙匡以為公親與盟諱而不書原文所云蓋本趙氏之說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天子之宰方以非禮辱于魯祭伯又不命而出無名而來周之紀綱蕩然矣凡書來皆莫名其所以來之意

公子益師卒

平王之喪公不唁惠公之葬公不臨于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先公之子盃師何有哉故卒而不日

二年春

正以正天下之不正王之大柄也公不知有王立非其正踰年矣王不知所正焉故自此終公之身無王

正

公會戎于潛

記私會之始也周禮蕃服世一見其朝也周公置之

國門之外所以遠之也公方攝位戎窺其有慊然不自安之心敢牽帥為潛之會公亦幸戎之親已會之如敵已不以為嫌焉春秋以戎敵公其譏明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春秋無義戰强淩弱衆暴寡自書莒人入向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故小國亦得以擅其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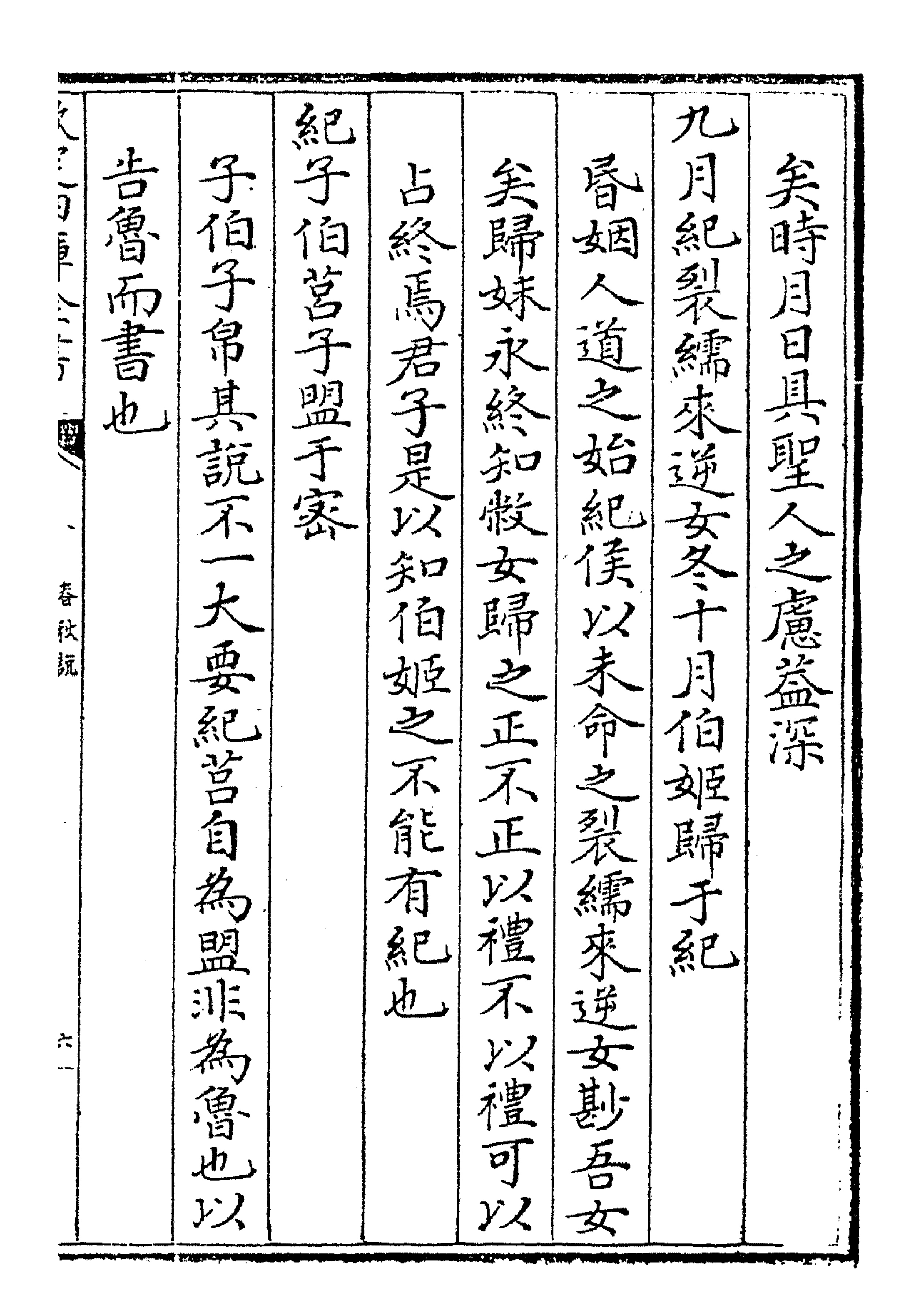
無駭帥師入極

極如顓臾須句之類皆附庸也無駭以未賜族之大

夫將尊師衆以壓之極不支矣在易之師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貴乎以順動也入者内不受之辭豈順動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春會于潛戎請盟公辭焉亡幾何遽爲唐之盟盟之不足恃公固知之矣而顧汲汲盟之以修戎好内歉故也徐戎竝興而有費誓築與征同日其嚴于禦戎若此公顧援而進之既會而盟如待大國魯自此卑



矣時月日具聖人之慮益深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昏姻人道之始紀侯以未命之裂繻來逆女尠吾女矣歸妹永終知敝女歸之正不正以禮不以禮可以占終焉君子是以知伯姬之不能有紀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子伯子帛其說不一大要紀莒自為盟非為魯也以告魯而書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春秋之始無以妾母為夫人者此夫人益公之妻也公以攝欺世不以君禮自處妻則用夫人之禮以貴之小人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君子視之如見肺肝故子氏不書卒而書薨以成其為君夫人書薨而不書葬以見其不敢自正其為君夫人按夫人先君薨者經文例不書葬非于義有所貶損也原文非是

鄭人伐衛

大司馬九伐之法天子聲罪而討也列國燕伐燕耳
鄭以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取廩延故執此辭擅兵
以攻衛是何責人之周而罪已之畧也莊公志于殺
弟大叔段奔共其子滑奔衛父子不相保公之怒可
少霽矣又伐衛以討其藪逋夫極之于其所往施之
諸臣猶不可况猶子乎伐國非將卑師少而人之罪
鄭深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為衆陽之宗而陰犯之故食猶君德本清明而有蠱之者其明傷矣歷家推剥蝕有定數然有道之世三光全而寒暑平令謫見于上人君能寅畏修省以還吾清明之天則咎徵轉為休徵矣伐鼓用幣特其末

三月庚戌天王崩

舜五十陟方乃死而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平王在位五十一年非不久也黍離之風竟不復振其崩

至無以為葬悠悠歲月志不自强故終于弱而已矣顧命一書志王崩之變禮為多而康王初立召畢二公率諸侯入應門左右則臣子奔喪之常百世不與易也天王之崩赴于魯公不奔喪亦不遣使以弔葵周甚矣夫君親之尊一也公不知臨親之葬尚安知有王公不知有王則其臣安知有公非自隳其坊乎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天子之大夫外交于魯故尹氏之喪告書尹氏去其

官謹世卿非人之戒也王者以德詔爵其賢耶象賢而用之雖父子並為司徒不害緇衣之美其不賢耶一日不可尸厥官況可世官如尹氏乎故用人者當論賢不賢不當論世不世尹氏族强不顧禮法而外交越百九十餘年竟成王子朝之禍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世官也子未成人者也桓王之立以未踰年改元未出命遣使故武氏子以自來書其使非所使求

非所求則冡宰之責也魯于天王之喪雖赴不弔王室不足於葬而求賻焉是媿魯也夫猶有望于魯也夫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胡文定謂諸侯曰薨而書卒以不請命于王而自立不與其為諸侯也劉原父荅温公書謂薨者臣子之辭温公亦以為然合而觀之可見薨魯卒諸侯之意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鄭去周為邇在周為密故列國喜于交鄭伯主重于得鄭外冦急于樓鄭春秋書鄭之交于諸侯為多石門之盟其首也信不由中盟何足尚哉

癸未葬宋穆公

宋殷後其爵公王請謚于天諸侯請謚于王不請而謚非王制也死喪相恤邦交之常故魯會其葬然天王之崩屬邇不會周而會宋是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封建之法先王取地上有水自然之比而為之所以協比上下之情使之一德以尊王室而安生民也故分疆畫壤有其制車服旌旗有其等講信修睦有其禮救灾卹難有其義而連有帥卒有正州有牧小大相維内外相統賜弓矢然後得專征其所征惟不共王命是問非以從欲濟忿而便其私也是以王室尊安民生寧一五等之爵各保其社稷以無隊壓厥祀及

其衰也王者號令不行於諸侯大不字小彊不恤弱以勢力相雄長以智謀相吞噬無日不惟干戈之尋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存者無幾而封建之法壞矣莒前年入向今年伐杞取非其有之邑區區蕞爾之國猶擅兵若是況大于莒者乎書取深疾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弑逆非一國衛其首也衛本紂畿内之地成王以封康叔其政化後革而先衰故夷王時變風詩作

實居十三國之首莊姜莊公夫人以公子州吁之母
上僭而失位故作綠衣戴嬀生子完莊姜以為已子
而州吁弑之姜送戴嬀大歸故作燕燕州吁弑嫡之
後莊姜推原禍亂之本以為由已不見荅于先君之
所由致故作日月禮莫嚴于嫡庶之辨莊公以私嬖
納州吁于邪又屬以兵是授之弑完之刃也夫愛始
于衽席變形于閨門而禍流社稷一至于此州吁絕
公子之屬籍而莊公不父之罪隱然見于其中可為

萬世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二君志于會而為草次不期之遇其心所存不欲國人窺之也盖公以攝居位不能不以桓為慮宋繆公致國于與夷而公子馮奔鄭殤公亦不能不以馮為憂二君之隱于中者畧同故為此遇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人之得以間吾骨肉之

好必中心隱然之間有以名之也宋殤公得國于繆公繆公之子馮奔鄭鄭人欲納之未有迹也而殤公忌馮之心已潛動于中故州吁得以伐鄭除害之語中之遂興此師自此凡十一戰至于身弑馮立然後已豈惟讒言能禍人國哉忌馮一念之動天昭昭乎臨之矣况黨州吁弑君之賊春秋所必誅乎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之役衛州吁使公孫文仲將而宋公身在兵間

宋志明矣戎者國之大事師者君之大柄師師直以
彊書何哉語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宋伐鄭以除公
子馮之害與公之不誠于遜桓機心械事適相為符
故彊逆探其心固請從宋以遂其專而公惟其言之
聽也巽日激成鍾巫之變實兆于此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晋
弒逆之賊夫人得而討之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也州
吁弒君自立其民不和而求寵于諸侯使諸侯少誰

何之罪人之得易耳宋陳乃合力左右之黨遂立矣
然未得魯不敢以為安使魯能請于周聲其罪以王
命討誰敢不從宋為衛請翬師師以從伐鄭則魯亦
與之黨益盛矣而其民之未和猶如故也石碏以王
覲為可則是當時諸侯之犯名義非王命不敢以自
安使王室能以大義號召諸侯誅一不義紀綱振而
風采變中興不難惜其君臣之不自亢也衛人以討
賊望之諸侯諸侯不足望望之魯魯不足望望之周

周又不足望其志良可悲矣碏之謀行殺州吁于陳之濮稱人以殺國人殺之也天尊地卑而乾坤立名義之在人心未嘗少蝕故可以義動而不可以威刧可以禮率而不可以力制茍失其心泰山累卵矣州吁材非不勇兵非不鋭黨非不盛而國人之心終不可强而和必討賊而後已雖殺之于濮幾于失賊而羣心之勃塞自是而始舒豈非康叔之化在人未泯乎公子晉稱人以立國人立之也立無王命猶為不

宜立然國人之心于是乎定矣故曰民為貴君為輕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戒懼之心易移耽樂之情難制公子翬飛揚之志勃勃乎不可遏公顧玩細娛忘大患而觀魚于遠地之棠孟子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非不樂也所樂非所樂也況一歲之事在春田不之蒐耕不之省而肆為遊觀之舉不知務甚矣諉曰春獻王鮪將登寢廟獨無獻人乎

夏四月葬衛桓公

按史記衛始伯也頃侯時夷王命衛為侯至平王命武公為公自是皆僭公也春秋書衛以侯卒而公之著國人之私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桓公之葬雖緩賊討可無憾矣

秋衛師入郕

郕閒衛亂而侵之衛甫定即入郕修怨何其亟也兵法出其所不意衛之逆賊閱八月而後討桓公十有

四月而後葬州吁用兵暴虐瘡痍未瘳宣公自外初立上下之情未孚郕固不虞其遽及我也師一舉入其國其得兵家之利乎春秋正誼不謀利書入甚之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仲子不得並配于惠公之廟故為之别築宫以祭而因姓以名宫公以攝欺世今五年矣其欺久而不續則人將得而窺之故又為此示國人以將遜之意而

申其欺夫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公子翚
親不屈半趾以臨寔而以盛禮施之先君之妾其果
出于是心之真乎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魯自是
僭用八佾而仲子之廟落成降殺用六婦人無武事
故不言佾而言羽初獻六羽以見前是之皆八也又
以見他廟之八猶故而仲子則六也又以見宫非所
當宫羽非所當羽特飾欺之具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再挾衛以伐鄭又取郜田其不義可知郜鄭所以合而伐之也是役郜倡而鄭和故郜以附庸序于鄭之上重主兵也春秋無義戰而多忿兵使志足以御氣禮足以制情方將自責自修之不暇何暇連兵以伐人而逞其報復之私哉此所以兵無稅駕之期民無息肩之日

螟

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毋害我田穉而螟

居其首春秋不書螣及螽賊之害而書螟與詩意合
蓋螟為食苗心之虫視食根節與葉為特重故謹天
戒而書之夫人心受病則百骸不能以自立君心不
正則萬化不能以自美民心渙散則國脉不能以自
長公觀苗心之螟盍知所警乎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卒書日恩禮厚也以臧僖伯之賢葬之加一等未
為過然公之為人工于飾欺方諫如棠詭辭以拒之

生無旌禮死則厚葬以益其憾不情甚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人欲日長則天理日消人欲窮則天理滅矣宋繆公舍其子馮而歸國于與夷其志宜無望與夷之撫馮之撫與夷也而殤公撫存之不加忌克之是用馮遂出奔于鄭又極之于其所往必欲使撫寄足之地再挾弑君之衛以伐鄭亦足以快其私矣而馮不去害不除不能一日忘也長葛

之圍逾年不解必取而後已人知其為報鄭吾知其

欲急鄭而蹷馮也甚矣滅天理而窮人欲也

春秋說卷二

宋　洪咨夔　撰

隱公下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公榖曰輸左氏曰渝詩載輸爾載輸墮也易復即命渝渝變也輸平渝平辭雖不同同於敗其成也魯有狐壤之憾于鄭頃嘗從宋伐之其後鄭入宋郛公託行人失辭而弗救蓋與鄭平矣莊公深狡其間魯宋

之好猶張儀所以間齊楚方魯宋之好合則求與我
平迨魯宋之情虧則其平遂變玩魯于股掌之上也
弭怨聖人之所深喜起戎聖人之所深惡特書來渝
平鄭之機心呈露無餘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公初有憾于齊鄭而求好于宋鄭平而宋遂睽宋睽
而鄭復離前失乎宋後失乎鄭魯之勢孤矣於是與
齊解仇為艾之盟既而會齊及鄭參盟中丘為師期

以伐宋公可謂巧于植黨矣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去年圍今年取守者之力窮取者之力亦窮矣宜殤

公有弗戢自焚之禍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諸侯一娶九女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一日俱從也伯

姬歸于紀已數年其娣叔姬始歸之豈禮也哉二女

同居其志不同行故刑于二女為難况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尤易于上僭委小星之命安江沱之分惟情之止乎禮義者能之叔姬之賢必有見乎此

滕侯卒

諸侯薨赴以名滕失禮不以名赴故魯史不得而記之春秋亦不得而書之亡日亦然

夏城中丘

用民力于夏非時也不務德而益城非政也不城外

邑而城內邑非地也按杜預左傳注中丘在瑯琊臨沂縣東北則魯之外邑也洪咨夔以爲內邑蓋誤讀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句而不知公羊傳內字第作魯字解耳而公汲汲乎修舊城豈非爲內難之備乎吾能以德爲險以道爲藩以人才爲干城以民心爲保障中丘雖不城人將畏服之不暇若猶未也舟中之人皆敵國石城湯池何益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非無他卿大夫可使而使弟年來聘親乎魯也時

鄭伯有弟不能和恊餬其口于四方隱公以遜弟為名攝位七年未知致國之日齊僖乃能以玉帛之聘屬之介弟友愛之情見矣然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貴公子使之游列國交諸侯豈所以為愛乎異時其子無知秩服比于太子卒釀襄公之禍此實胚胎之

秋公伐邾

公初即位首求好于邾為蔑之盟曾幾何時遽有是伐蓋攝位之始他國未有我親者故親邾以為媒既

而宋盟戎盟齊又盟蕞爾邿何足顧恤於是棄好啟戎反為宋討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書伐邿以見公二三其德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中外之防自有定制少有忌憚其敢凌天子乎公之初攝假戎為重既會于潛又盟于唐滋他族于其室而天王之使屢辱不報戎知魯厚于戎薄于周有所侮而動間凡伯之來聘伐之于楚丘以歸聲搖氣撼

旁若無人職魯之繇也故書伐以大天王之使重魯之責書楚丘以罪衛之不救書以凡伯歸以罪凡伯不能死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遇者不期而會期而會亦以遇名遇之詭者也殤公之不義宣公之無道味同氣合以幣交而為是遇其同人于宗吝者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鄭玩魯如嬰兒操縱闔闢皆在其術中前年方來渝平今又使宛歸祊其志在于得許田故先以祊餂我使動於利而惟已之從也鄭以宣王母弟賜湯沐邑于泰山下而近于魯魯垂涎非一日特未有以發其機鄭莊交惡于周舉以歸我公不顧禮義之逆順即入而有之豈惟勢利之交驟睽而忽合為可羞予非所當予取非所當取逆計王之不復東廵而擅地以行其私無周之心著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

諸侯不生名死以名赴故書蔡宣公葬宿男不葬會則書不會則不書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周禮有司盟之官諸侯有盟王朝實司之成王賜周公太公之盟是也春秋則私盟不告于王忠信交喪盟詛滋彰于是乎又有參盟瓦屋參盟之始也是盟齊侯平宋衛宜主會而首宋盖殤公恃強蔑義銳然

有雄長與國之意故相與陽尊而陰貳之未幾齊合魯鄭致伐何盟之足恃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道義明則君位尊紀綱修則國勢重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人將望而起敬何敢易而侮之公以周公之系千乘之國位勢非不崇也而莒敢以微者敵我于浮來盖人求于我則我重我求于人則我輕公有求于

宋而宋以卑者盟于宿有求于戎而戎以小國盟于唐今又汲汲于莒而莒得以人盟之重之為泰山輕之為鴻毛在我而已此君子所以戒自侮也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子益師公子彄者賜族之大夫無駭俠皆未賜族之大夫若曰無駭以滅國去族終其身是聖人絶人自新之塗也其可哉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明王奉若天道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上之臨下下之事上等級相承如堂有陛所以定民志而立人極也故諸侯知所以事天子則大夫知所以事諸侯大夫知所以事諸侯則陪臣知所以事大夫廉陛之分明僥覦之志絶天下國家可保也否則下陵上替無以事上其何以使下乎魯周公之後四方於是乎觀禮我知尊周列國誰敢不尊周周尊則魯亦尊

矣公即位九年未嘗躬執玉帛以朝王靈輕辱閒年再聘且侈然傲視莫之答撤藩夷級既無以示絜矩之道則公子翬無君之心其可遏乎書王以天天尊地卑截然之大分不以世道陵遲而遂隤紊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禍亂天所以開聖人災異天所以愛人君鍾巫之禍機已成八日之間變異沓至陽方淫泄而為震電陰復堅凝而為大雪天畏棐忱懵不知悟而危亡應之

矣故嘗謂春秋家以某變占後日某事之應不若以

某變推前日某事之感

俠卒

夏城郎

按左氏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郎之有城舊矣

城之未幾而又城非有警遽何用民力之亟耶觀其

城郚以夏城中丘城祝丘亦以夏非惟農時有妨而

前役之苟簡滅裂可想已掌固掌城郭溝池之固圖

之堅也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備之素也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作之時也儲峙於未役之先興作於農功之暇而栽於盛陰用事之時霜潦斂縮土脈凝栗雷雨雲杵易為堅密用能一勞而永逸夏則陽氣張而土脈奮凝者渙而栗者疏不可以為固宜其為畏時屢戰之地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宋致忿於鄭屢矣至此鄭挾王命告齊魯而伐之以報長葛之役齊欲從鄭而伐宋則瓦屋之盟背之為不義欲助宋而卻鄭則王命之臨違之為不恭故與公會而謀之謀其私也謀定而後會鄭于中丘為師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宋殤公愎鄭莊公黠愎者恃強以逞黠者用深以濟

觀克段于鄢鄭伯於手足骨肉之間猶任智數以勝之况謀敵乎桓王即位周鄭交惡王之待鄭鄭之事周可知矣而鄭欲釋憾於宋將合與國未必其我從於是假尊王之名以宋公不共王職矯王命而告伐其用心險為術深齊魯皆在其牢籠鼓舞之中而不自知故中丘之會伐宋之役皆鄭意也而主之以齊至得地則歸之于魯主之齊則尊王者鄭之公歸之魯則取邑者魯之私其智數何如哉翬再書帥師會

伐之專無君之心不可復遏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公初即位以宅非所據求好於宋宋乘其急使微者與為宿之盟公不暇與之較也而於心終不平故勉強從翬會伐鄭之後鄭入宋郛弗救至是挾齊鄭合攻之勢又親敗之于菅十日閒連取兩邑逞憾何其烈乎再書取甚之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鄭師在郊而宋衛入鄭用力為甚易擣其虛也宋蔡衛伐戴而鄭還師伐取戴用力為尤易制其儆也葢鄭伯巧于兵潛軍敗燕三覆衷戎皆出人之不意而此舉為尤巧方宋人乘勝逐利移師以伐戴雄心益張驕氣可掬視戴葢囊中物也而竭三國弩末之力不能取戴鄭乘三國之憊且戴已摇于是談笑收漁人之利而戴為鄭有是宋獵而鄭獲也其曰併三師取之過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鄭以畿內伯爲王卿士屬近而勢密果能推誠尊周何謀之不濟而義不勝利公不勝私取麥取禾歸祊易許每有無周之心王亦心薄之然矯權竊命猶足以號召與國制勝敵邦故伐衛郜以王師入宋郛以王師告齊魯以王命郕人不會又討其違王命鄭師所至輒以勝告假王室之威也齊桓晉文之伯挾天子以令諸侯其實莊公開之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歉者幸人之親已盈者樂人之尊已公内歉外盈故偃然受非禮之朝也且宰咺武氏子及凡伯南季之來傲視王室魯不遣一介拜賜何望朝周魯不知朝周滕薛乃旅朝于魯受之安乎況小國之仰大國如百穀之仰膏雨故相與盡事大之恭而莊焉公不自莊能莊乎人哉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伐許之役謀之時來而後動合三國之兵以壓蕞爾之邦志在于得也旣入其國乃知非義齊以歸之魯而魯不敢有歸之鄭而鄭不敢居卒使許叔公孫獲分東西偏處之以此見義理之在人心雖人欲横流中未始泯滅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公與桓皆庶而公長嗣以長立國人未必有異議也公顧以攝自說攝可暫不

可久久攝而不歸上帝臨女詎可以智力欺哉公子翬窺見其不誠於遜桓於是進殺桓之謀方進是謀公聲翬罪而誅之猶可遏讒人交亂之萌而且聽且卻特以菟裘將老為遷延展轉之計翬之反譖所以得行於桓也故賢公以遜愛之過也罪之以篡疾之過也善不至遜惡不至篡權其心而論之其惟慕遜國之美名貪有國之實利而為偽乎偽未有不敗者也夫君臣之分猶乾坤之不可易公雖以作偽賈禍

魯為秉禮之國亂臣賊子宜即討亂臣賊子之不討通國之罪也與國之罪也方伯及天王之罪也莊公而不地不地不葬春秋所以存天地之大義明古今之大戒而立人極也歟

春秋說卷三

宋 洪咨夔 撰

桓公上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位天位也有天德者可以居之君初嗣位稱子踰年改元行即位之禮而後稱公重居正之始也鼎之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位得其正則行之於身布之於國無一不得其正而天命可凝隱公以攝自詭非

正也公以篡立不正抑甚焉方隱之攝公固望其踐將遜之言曰復一日歲復一歲久假之怨深矣羽父逆探其心反譖之遂成鍾巫之變紾臂得食公之罪尚焉逃天王不討與國不問嫁其罪於寪氏而揚揚行即位之禮如嗣立之常天理滅矣故春秋不没其實以著其無忌憚之心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矚人之危而撼之所圖無不濟乘人之疑而刼之所請無不從盖人方處危疑之地其心虛其氣歉弦聲可以落雁鞭影可以行馬狐鳴可以嘯衆鶴唳可以走敵中其機也鄭伯前以祊歸我志在許田而田未入者魯如京師朝宿之所隱公難於輕與猶擬議而未決公犯天下之大惡人得而討此心盖揺揺其危矣莊公坐窺其機謂許田可撼而刼於是要公為垂之會以璧而請之名假以飾其讓實刼以濟其欲公

亦幸於大僇之不問屏息退聽以田歸之隱公累年反覆躊躇而遲於與者一旦墮其掌握中矣凡弑立之君列於會盟則不復討故公亦乘其獲田之喜約為于越之盟兩得所欲豈暇顧義理之安哉

秋大水

水生于天一成于地六浮天行地周流不息如人之氣血運於一身之中不適其平則四肢百骸皆為受病之處此所以居五行之先也況天人精祲相為感

通公之逆節悖理以陰干陽人飲其怨天泄其怒故水不潤下之變於初年見之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義形于色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故華督必先翦孔父而後敢行無君之志賢者之係國安危係世有無若此可不重乎魯大惡春秋每為之諱使大惡果可以諱而隱亂賊將肆行而莫之畏綱常不立矣

故假他國以行王法而魯之罪自著宋督之弑執簡謹書昭然如日月公于此不待壞室瀦宫而獄已蔽矣孔父書大夫以勸臣子之不失職

滕子來朝

隱末年滕偕薛來朝書侯公立來朝書子自此終春秋之世以子書時王所黜也或疑周之號令不行于諸侯久矣何能黜滕之爵然能錫命則能黜爵矣王政不綱能黜小國之爵不能黜大國之爵而賞行于

其大罰行于其小尤見衰世之政若謂以朝簒君春秋降而為子則會盟之齊鄭皆可降何獨施于滕且惡惡及子孫乎若謂自貶以損貢如子產稱鄭伯男也之類則前年方以長薛為榮今遽自貶二等以辱其先非人情也穀梁註為長凡諸侯之朝于公直書來朝其貶自見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大宰督與司馬孔父爭柄於是外交公子馮以傾之

既殺孔父遂弑殤公而立馮此宋亂之所由來也而宋亂猶未成者有能討賊誅督亂根絶矣公以賊黨賊合齊陳從鄭為稷之會取賂而立華氏督既相莊公又相閔公歴二十九年宋萬弑閔公然後殺之於東宫之西是一督之相宋為之不寧者累世非公與三國成之而誰耶春秋正黨賊之誅曰成宋亂成宋累世之亂也宋亂既成而諸國多不討之賊其亂皆以是而成矣按杜預左傳註訓成為平令解為成就之成蓋本何休公羊註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明堂位崇鼎貫鼎皆天子之器周公之廟詎少一鼎哉宋有郜之大鼎公以篡主篡取而納之大廟夸示得意於國人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宗廟享之乎王道衰義利不明於人心是非臧否與賄轉移篡逆大惡亦可賂免世之不相率為雞鳴之跖者幾何人

秋七月杞侯來朝

武王克殷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之杞去魯為近公初嗣立杞侯來朝不可謂不敬而兵隨入其國如細民軋於無道之豪强委命事之猶不免良可哀也已

蔡侯鄭伯會于鄧

按史記楚世家熊通二十三年衞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使請於王室尊其號三十七年自立為武王楚以篳路藍縷啓國於荆蠻之地雖絫黜

不常而狐嘷鼠拱不出灌莽敗垣間何敢自齒於衣冠玉帛之國至熊通始有所窺而動盖中國所以貴于天下者以三綱五常在焉耳而隱桓之世衛魯宋並弒其君綱常淪斁王法不行楚於是乎僭王元氣薾而客邪入理勢然也蔡鄧與鄭鄰於楚知其將有所窺而動懼而為此會謀所以待楚者楚之聲采氣燄已足鑠之矣宜其終折而入楚也史遷記自王本末疑得諸經師之傳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此即隱公親戎之故地也公自知大惡不容於天地戎人亦得而討之故汲汲為唐之盟唐即隱公盟戎之故地使知我之親戎猶隱之親戎冀戎之親我猶昔之親隱析節下交而不以為辱也然戎情安可保哉故至公以危之

三年春正月

元年正月書王以王法正弑立之罪也二年猶望有以王法討賊者亦書王三年隱喪且除王討竟不加焉故不書而公之無王王之不王諸侯之不知輔王其罪具見

公會齊侯于嬴

公昏於齊不待媒介而爲嬴之會以定其議得國非正中正歉然欲挾齊以爲安也觀鄭忽以辭昏而失國則知公之急于求昏意有在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春官有九儀之命命出于天而王司之不可私也諸侯可自私乎是時王室雖微猶有錫命齊衛侈然自大不待王命而彼此私相推尊車旗器服超軼命數以夸國人天所以章有德王所以懷萬邦皆為濟私之具矣劉氏謂私相伯即九命之伯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朔而既陽微之極也夫君陽也臣陰也魯宋比年弑其君陰之干陽若此咎徵以類而應宜陽宗盡食以示譴也然陽無終剥之理而剥有復之機日無竟食之理而既有生之漸天道好還魯宋討賊之義安知不有時而伸乎

公子翬如齊逆女

親迎之禮廢久矣以大惡之君娶不可防閑之女而賊翬逆之何凶德之叅會也翬再帥師於隱之世未

賜族故不稱公子公使逆女始以公子稱同惡相濟而賜之族賜族則世為大夫矣此與宋立華氏之意同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在齊稱女自齊至魯郊稱姜氏入國稱夫人公女歸于天子諸卿皆行公猶不自送齊侯越境送女尋又使寵弟致之皆非禮也女在父母家女師教以婦德

婦言婦容婦功其教素行其德素修也姜氏在齊師傅之教不嚴閨門之行不肅自齊適魯道阻且長安保其無單伯子叔姬之辱故齊侯親送于讙而授之公公會于讙而受之齊侯謹其防也以此為防曾不免魯道有蕩之刺故易之象曰勿用取女

有年

自古有年甫田思之以不得見帝王盛時美化洋溢和氣薰蒸而後能格五穀皆熟之應也今何時而有

年蓋頻歲無年此獨有年有年之寡所以形無年之多也夫秋方日有食之既而冬繼之有年豈天或未定耶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郎非其地狩非其時公之始立猶虞宋衛齊鄭之我討迨今四年鄭以璧田交我宋以郜鼎賂我齊以姜女妻我而衛則齊之所厚也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尚誰我問于是揚揚合國人狩于遠郊之郎以示

得意而鎮胥動之心鉗竊議之口何暇時與地之計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爵糾名公諂天之惡王討不加聘又先至章章乎旌逆而勸惡宰通乎四海上穆天綍下維人極宜舉八柄以詔誅廢而愆不知繩繆不知糾躬為行人下聘不道折足覆餗不勝其任矣宰咺歸賵失禮宰糾來聘失刑禮壞刑隳率天下而淪胥繫誰

之咎書糾詳於晅罪重於晅也嗚呼公於是乎高枕而卧矣是歲不備秋冬二時以見天道之虧按經無秋冬杜預以為史闕文何休則謂桓公無王天子不能誅而反下聘故去二時以為貶原文本何說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下逸其事己丑陳侯鮑卒不必合二日而卒陳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如紀之行非盟非會非遇非朝果為何事哉二君用

心忮忍而狡險見便逢利則扼喉拊背而奪之何小之恤義之問是行紀在其目中矣紀不虞二君之涉吾地自是始恐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闕黨童子將命子曰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凡為人子者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

學禮是謂成人然亦未使從政也況聘于四方闗國
體之輕重專對有辭賓謁有儀一不中度獻笑取侮
故雖弓冶之有傳亦必詩禮之素習詎容以乳臭子
將事乎桓王之立武氏子來求賻今又使仍叔子來
聘寵其父而榮其子不暇顧王命之辱也仍叔聽其
子之辱王命烏得無罪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室無伐久矣書伐大之也而閔周之意存焉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鄭莊克段誓母入許入郕伐戴謀紀而成宋亂其麗於九伐非一而負固不服犯令陵政為特甚以畿内之諸侯為王朝之卿士陽為事周而中實無周交質方新而取麥取禾之師繼至交惡已甚而歸祊易許之謀隨動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王固失鄭鄭可以無王哉王問不朝之罪於

鄭宜可以振綱紀伸威令而命將莫知所屬至於親屈萬乘之尊得無褻其威乎齊宋與魯無從者而蔡衛陳從蔡衛陳之君不從而以微者從諸侯拱視繻葛之戰如鄉鄰之鬬卒使鄭人得以犯六龍之顔吁可勝罪耶觀諸侯之意非不知周鄭尊卑之分枉直之情而莫有從王者慮王室之張皆當次第致不朝之討而魯宋之討又不止不朝而已此所以聽周鄭自為勝負也聖人甚欲扶王室以正諸侯而王不善

用其伐故不書天

大雩螽

春官司巫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雩旱禱也又重之以螽螽蝗類挾旱氣而張昔也有年今也雩螽天其定乎雩以大書僭天子之禮

冬州公如曹

自相如也告則書

六年春王正月寔來

寔人名猶祭伯來之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伯姬叔姬皆歸紀婚姻之密宜在宇下隱公時未嘗朝會至此齊鄭埀涎于紀故即公謀之三時之內既會又朝以公交鄭親齊庶幾憑幪之可藉也公身犯大戮何能芘人所以為紀謀者獨有歸女于周恃王為安耳而王亦安足恃哉此屯之上六所以至於泣血漣如也然則為紀當奈何曰强為善而已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習戰法而後從獸也前年狩而不閱今年閱而不狩其於僭禮之中不備禮可知夫天下之變常出於意料關防之所不及豹毅養生是已故為國者惟求諸道得道者必多助失道者必寡助公上無以得助於天下無以得助於人此心有負常虞見討欲倚城池甲兵以鎮浮彌變城池修矣甲兵練矣而非常之變乃在房闈衽席間豈意

料闗防之所及乎論城必曰懐徳惟寧論兵必曰好仁無敵百世不與易也大閲於國故不地

蔡人殺陳佗

左氏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穀佗淫於蔡而蔡殺之是蔡殺簒陳之賊也佗勇為不義志得意滿翩然輕出宣淫于異境蔡人遂得而殺之簒弑之賊夫人可討使非微行適蔡亦豈談笑所能正其辜哉以此見天網之不漏

九月丁卯子同生

聲子隱母仲子桓母叔姜閔母成風僖母敬嬴宣母齊歸昭母兩定姒襄哀母皆庶也定則昭公之弟成則母穆姜通于僑如文則母聲姜無逆至之日惟文姜逆於公之三年同生於六年以太子之禮舉之重嫡長也且人疑其為齊侯之子春秋謹書日月以別嫌明微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益烈山澤而焚之與焚咸丘皆焚也彼以除民之害此以縱己之欲夫鳥獸昆蟲與人同生天地間愛生惡死其情則均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物之被其愛即吾親親仁民之推耳網四而去三䝉五而發壹豈不能合圍掩羣快一時之欲不忍之心存焉公忍於同氣若此尚何有於民物火燎于原飛走蠕動無一得免其憯爲特甚而况春方發生之時乎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公員天下之大惡而諸侯朝之朝非所當朝也春秋凡書來朝公皆貶而于特筆累書尤見深疾之意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穀鄧同時遠修朝魯之禮雖非旅見實相先後其降體折節與失國託人國者無異故因自賤而名之哉者培傾者覆造物何心哉四年無秋冬迨今三歳天道又小變故復不備二時以見聖人感時悽愴之義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天王使家父來聘

前書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名宰以見聘所非宜聘後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不稱天以見錫非所當錫今家父之來無貶者使魯主紀婚而至非為公也凡王姬下嫁王后逆歸皆主魯其來非一日矣

夏五月丁丑烝

黷於祭祀時謂弗欽故高宗肜日有典祀無豐於昵

之戒以祭之明日又祭也魯一歲再舉非時之烝身

冒大惡而黷祭以徼福神豈歆之哉

秋伐邾

公即位以來滕子首朝杞侯繼朝紀侯又朝穀伯鄧

侯又自遠而朝魯邾錯壤雞犬相聞獨不我朝可謂

知逆順之理矣已則有罪而問人之罪已則無禮而

責人之有禮是伐也惟可加藐予之邾而已

冬十月雨雪

公政上干陰陽之和積年無雪而是冬雨雪故表而出之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天子命魯主紀婚在家父來聘之時祭公之來或曰告逆期實非也其來猶祭伯來也祭外交于魯非一世因逆后過魯首行外交之私禮而後適紀慢王命而輕王后豈三公體國之義哉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周逆則稱王后自紀歸則稱季姜隨所繫也王者之治天下必有内德之助猶乾之有坤日之有月陰陽配合之義莫重焉太姒興周襃姒滅周正家而天下定不可不謹擇也桓王以隱三年嗣位至此十有八年始逆后以歸豈不輕其選遲之而又久乎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諸侯相見曰朝命世子來朝曹伯之過攝君父來朝射姑之失然亦有故焉公之立非正天王再使下聘齊宋鄭陳列在會盟滕杞穀鄧躬執朝禮而曹與邾小國獨不至邾既伐矣曹不能不為之動以為朝耶義有所不可不朝耶情有所不安于是身以病諉命世子攝而朝執德不剛遂至兩失為人父為人子之道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說卷四至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錄貢生臣吳壽康

謄錄監生臣張曾墉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春秋說卷四

宋　洪咨夔　撰

桓公下

十年春王正月

自三年無王至十年復書王見公雖無王天王雖不王王法未嘗不存也況四年不備秋冬七年復不備秋冬至此又三歲矣故書王以正之聖人于十年之間未嘗一日忘討賊以魯為天下之望魯賊不討世

之亂臣賊子皆得藉為口實惓惓于為魯乃所以為天下也按桓十年書王之義何休以為十年者數之終劉敞以為十年者三朝之節桓公至是三不朝矣故書王以存大法其說較原文為明確附識于此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孟子曰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信而裁之以義不至為硜硜小人之信矣公與衛先有會期及往會則我拒非衛為不信以見欺裁

以義也公大惡未討當時勢均力齊之國皆與為盟會惟衛宣公未嘗進之公故急於要衛桃丘之約衛黽勉諾之然退思吾國嘗有州吁之難陳猶能為致討魯衛兄弟之國吾坐視其禍亂不之問也已得罪于黍苗之詩而又會之豈周公康叔之心乎寧違宿諾毋犯非義翻然悔悟力拒不來公踉蹡獨往躊躇獨返非所以令國人見也春秋以衛主會為辭以弗遇文之殺魯恥而善衛之意在其中惜無沐浴請討

以發衛之機者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公大惡未討是舉宜有名矣然弑立之君一列于盟會則不復討既已黨之又復討之則黨為私好討為私仇雖有名猶無名也公之初立鄭首會垂盟越齊繼會嬴會郕而又同成宋亂黨惡昭昭矣然自致女易田之後不復聘會蓋前是茍以利合其心終慊于義迨衛拒

魯于桃丘其義益著遂合兵為郎之戰而盟會已定師不可名衛索于齊鄭亦不能自名矣春秋無書來戰者特于此異其辭罪三國不能名其師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方來戰于郎尋為惡曹之盟同疎魯也衛宣公終身與公面目之不覿玉帛之不交齊僖鄭莊則反覆無常利合勢睽其知義與否判然矣然齊鄭黨賊之罪固不可悔衛亦未免于縱賊是盟雖同于疎魯

何能爲世道之有無故三國之君皆微而人之以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君子殺身以成仁祭仲爲鄭相見怵于宋而畏死求生故書執且人宋立嫡以長不以賢突爲忽弟而以庶干嫡故書突不繫之鄭冢嫡君之貳國之本忽爲嗣子而不能守宗廟社稷至于失國出奔故書鄭忽

不繫世子三罪蔽矣其原則莊公之罪也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兄弟天倫之愛不以薄物細故而間和樂湛孺冲融翕合家人觀而化之子孫則而象之孝友姻睦之風成乖爭陵犯之意息而積善之家有餘慶矣莊公以閲墻之怨設心措慮必克而後已又極之猶子之所往推刃同氣憯莫甚焉其何以訓厥後馬鬛未燥鴒原已寒一入一出相劘相刃突竟以得宋而庶者立忽竟以失齊而嫡者亡

子亹子儀皆不獲其死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天之報施不爽如是哉奕者舉棋必定祭仲苟一旦之命廢君立君而又求君稔鄭無涯之禍孔子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仲之謂也公羊以為知權何耶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名柔著大夫盟諸侯之始也公將會宋公使柔先為折之盟以嘗之兩惡相值兩心俱危故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虚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惡亦相濟然以勢利而合亦必以勢利而離小人常情也公之初立凜凜乎懼王室之誅列國之討鄭貪于易田首與會盟以植其黨懼心殺矣繼與齊陳鄭同取成宋亂之賂而又昏于齊懼心平矣至天王遣冢宰下聘其罪一洗而空之懼心肆矣故雖衛不我與晏然無求于衛既而齊鄭聘好皆絶而膽始寒始求與衛會衛拒弗會齊鄭又與衛來戰于郎而平日膠漆渙焉氷炭而膽愈寒遂

求好于宋以弑立大惡相似其勢易合既講于折之盟即為夫鍾之會而于闞于虛于龜繼之其會愈密其情愈親謂必終二君之身無毫髮之隙而鄭突以宋責賂無厭來與魯為武父之盟而我有鄭可挾于是約鄭伐宋遂戰于宋當采葑采菲之日自謂及爾同死至華落色衰惟恐棄背之不速在同舟遇風之時不翅左右手及反面若不相識落陷穽又下石焉立心勿恒凶公之心術可知矣宋魯弑而鄭篡以燕

伐燕何足多較春秋所以悉書其會其伐不厭其詳者著公用心之曲折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君之會七國之戰非細故也而春秋不地恥迫魯也紀齊之憾舊鄭宋之憾新魯于齊衛宋之憾重燕則從人者也十年來戰于郎郎吾近邑其勢已迫今龍門之戰又迫于郎戰而勝魯猶可國不勝國其墟

矣故公待紀鄭之集而後戰四國之師既敗績不言戰可也言及戰而後敗績殊死鏖敵而後能敗之也始為魯危終為魯幸幸豈可恃哉是戰及郎之戰皆翁壻自為兵主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必至之理也

三月葬衛宣公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武王急于為天下除殘義士猶或非之宣公晉卒于去年之冬惠公朔戰于今年之

春委几筵而從戎喪師徒而歸葬薄于親而厚于人人子之心安乎衛侯戰不稱子無人子之心也魯不以戰廢會葬之禮故録之

夏大水

元年秋大水今復夏大水陽微而陰盛夫豈一日之故哉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公與突之得國其事同故其情親方相與敗四國之師又會于曹以修武父之好係應之私也

無冰

古者藏冰頒冰皆以時出内陰陽之氣也七月之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又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觱發建子栗烈建丑鑿冰于栗烈之月則凌陰之納三之日建寅也冬燠至春終無可

藏而後正月以無氷書按原文謂經從夏正故有此說不知夏正之正月則東風解凍自應無氷且春秋所以垂尊王之大法豈紀周事而反從夏時哉洪説非是

夏五

史闕文也以巳亥為三豕而曲通之鑿矣以華泰由庚為逸而補之贅矣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凡使弟來固見相親之情亦其心腹之謀有非他人可與聞者春秋以使非所使例譏之鄭突與忽亹儀

同氣爭國如獵狐兎而猶有寵愛之弟來修前好天理不以人欲横流而遂泯於此亦可見矣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潔爾牛羊以往烝嘗先祖是皇神保是享鬼神洋洋乎在其上心茍有媿格思難矣公立非其道無以見祖禰御廩藏粢盛之地而焚之安知非周公魯公意乎公不知警懼偃然奉黍稷以告西成何受福之有哉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責鄭賂無厭頻年交兵四國微者將兵從宋伐鄭進退作止一唯宋之聽故以之夫國各其國人各其人兵戎大事而委民命于他人之手左之右之吾不復制無乃輕棄其民乎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用兵最忌節制之分號令之不一故諸侯能左右他國之師如魯以楚伐齊蔡以吴伐楚宋以齊蔡衛陳

伐鄭無不取勝而還權之一也春秋正誼不謀利其

書以皆貶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以萬乘之尊備五路之等常旂麾赤異其制賔

祀戎田殊其用輪人輿人輈人創之巾車典路車僕

掌之其嚴如此至諸侯有功則庸之以車大路之命

康叔路車之遣申伯皆異數也車之為用上可以錫

下下不可以貢乎上而可求乎先王盛時九貢致邦

國之用雖不貢車而造車百工之需無不貢故其用備今職貢不登王路有闕至于遣使下求求者固非先王之法而所以致上之求者罪有歸矣毛伯求金武氏子求賻皆不書王求車書天王使家父無貶辭豈非車以闕禮而求出于不得已求財則可以得已也然書求已見上下之交譏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天子七月同軌畢至桓王崩周非有大故遠日宜卜

而不卜必有不備于禮者觀求車于未崩之前可見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弘毅有守則可以託孤寄命頑頓無恥則必至欺君賣國祭仲士君子之節喪久矣方射王中肩之時仲為左拒莫之諫且為公娶鄧曼以固私寵平時無挺直之風臨難安得有堅正之節理所必至也鄭忽以

世子宜立宋莊公誘仲執之要以立突使能見危致命禍亂可弭而愛身忘國視君如弁髦出忽立突身遂相之既相之矣以雍糾之謀先發制人于是又出突而入忽追忽為高渠彌所弑既不能效孔父仇牧之死而齊人殺子亹于首止又以知免求生切而名義之不顧患失重而權數之捷出上有敗則因而搆之有便于已則欺賣而利之身謀善矣社稷何賴焉

鄭伯突出奔不正其君鄭故生名忽復歸于鄭鄭蓋

其有也而弱不能定位故止繫之世子抑揚輕重意各有在

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

三國入許之後許叔居許東偏十有五年矣未能反其國也魯齊鄭皆易世叔遂乘鄭方亂而入許太岳之祀以似以續春秋固幸之而入者難詞非鄭亂則許猶不得入也齊魯會于艾以謀定許其難可知是會齊與魯久睽而復合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何君也來朝者不絶書滕杞紀異歲而朝穀鄧同時而朝邾牟葛旅至而朝書來朝皆貶而貶有輕重異歲而朝者存其爵同時而朝者則著其名旅至而朝者則人以狄之貶其以事王室之禮事公也邾最近魯不朝不會幾年于此葢少知順逆之理者今乃與牟葛偕來操執不固懲矯過深為義不終失禮逾甚故與牟葛同其貶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别都莊公城之過制遂為寙奸藪惡之地入者不正其入也按左氏突殺檀伯居櫟子儀立十有四年突自櫟侵鄭獲傅瑕與盟使納己瑕遂殺子儀而納之始以叔祭仲而立終以叔傅瑕而復險忮深狡可知矣突入櫟之後忽之存亡不見于經而詩人反覆輾轉不能自已既恨其失大國之助又痛其權臣擅命又閔其無忠臣良士國人之情眷眷若此豈為

一無能為之忽哉先君之世子其立正也突據過制之都又挾諸侯之助一國大勢盡趨之首尾凡幾年不能遽復其國以非其正人心不與也世道之變故不一人心之義理常存以人心眷眷于先君世子若此忽能人百己千彊柔明愚亦何至畢命賊手泯然不聞于世哉洪範六極弱居末良有以夫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會而後伐見趦趄猶豫之意鄭莊深狡輕視列國魯

宋衛陳宿憾猶在是舉非愛鄭也抑忽扶突以甚鄭之禍也人欲天理固不兩立而是非邪正終有私欲不能盡蝕者方為是會孰非為突而來突之于嫡則人心所共疾也合無名之師右不正之孼彼此相視中何能安躊躇四顧念助忽則非其志右突則非其義于是黽勉而伐弗克遽還且徐議所以為後圖也褰裳一詩思大國之正已當五國會衺之時決討突定忽之計一舉響振分義昭白豈不大慰涉溱涉洧

之思乎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天下之事所以使人樂于從而無依違之志勇于進而無反顧之心惟其義而已五國為寔伐鄭動非以義故或從或違紛紛乎其不齊去年冬會矣今年春會矣夏又會而後伐志苟堅一何以屢會為哉況會于曹而陳不來會伐鄭而蔡後至依違反顧人人異

意同人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詎可非義而强同哉
觀人心不可强同于非義則公之不義其能逃列國
之指目故至以危之

冬城向

凡城雖時以重民力必書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以讒得國連殺二兄國人不與請于天子而立黔
牟朔以是出奔時衛黨方盛王室衰微彼縱有罪當

討何能遽逐之蓋得人則得國失人則失國以國人之半加王室之半下怨上怒朔不容不出也州吁弑立不討不已朔以讒嗣亦迫之奔衛之人心知義若此魯得無愧乎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公非道得國始而懼未幾安又未幾肆終而驕在位既久齊宋衛鄭陳蔡皆親于我滕杞紀邾鄧穀牟葛皆朝于我疇昔思比其身猶懼不給今則侈然思所

以比人前年與齊侯會于艾以謀定許去年與諸侯會于曹以謀納鄭今年又與齊侯盟于黃以謀保紀字小扶危覆之宇下公為何人敢任斯事多見其不知量也況齊紀之舊憾新怨方積磨牙澤吻俟機而發而魯亦凜凜寢蛟抱兕之是虞紀乃主之公與紀未幾皆隳襄公之穽豈為不幸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公穀作及及者內志也隱公初攝欲扳邾以自親故

盟蔑書及公非有求于邾其會而盟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十二年及鄭師伐宋十三年及齊宋衛燕戰今及齊師戰于奚又及宋衛伐邾及猶汲汲也公之大惡人不我討已幸顧敢汲汲稱兵以向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固惡人之常而弗戢自焚不義自斃亦天理之必然也況公春與齊盟夏與齊戰對面而肝膽分反手而爪距露凶狡甚矣書及不書公無君道也恥之

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
葬蔡桓侯
左氏註獻舞即季公羊註封人卒季立獻舞是季未
嘗立也其歸如季子之歸魯國人屬之耳季賢内足
以繫國人之思外足以得陳人之助可以得國而無
心于得子臧季札之流歟方是時兄弟爭國如魯之
桓宋之莊陳之厲鄭之突忽以及于齊何可勝數季

獨退然獨立于風靡瀾倒之表其出也既明且哲而無遯尾之厲其歸也不忮不求而有勞謙之吉可不謂賢乎故春秋貴之啖助謂季愛君以禮請謚于王正私謚妄尊之非故書桓侯不書公胡氏從其說

及宋人衛人伐邾

公方盟齊而戰方盟邾而伐棄盟不信不信不立其何以行之哉齊以疆場之事猶有可諉邾前見伐不報且率牟葛來朝且盟趡以尋盟蔑之好何所得罪

而媢彊陵弱為是無名之伐積惡滅身禍其至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桓無王此以王法正其終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艾之會甫數月而戰奚之戰復數月而會公玩齊耶齊玩公耶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公據非其位行

非其道何以納姜氏于軌物之中世之敗國亡家大抵自婦人始婦人陰類陰柔易以入人朝薰夕染深錮肺肝前遮後給窒塗耳目于是出入動息一惟婦言是聽父子以是而間兄弟以是而隙家道日睽而豺虎起于衽席身且不保矣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敝敗之笱何能制魴鰥之巨魚故欲齊其家者所以必先修其身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天下之理未有久屈不伸者久屈而伸有非人力所能及是之謂天天倫相戕之禍入春秋凡幾屈伸本末皆可考不特州吁之討而已也鄭伯容心于克段死骨未寒而公子五爭衛朔設謀于讒伋失國雖復而竟滅其後陳佗殺太子免而嗣立蔡人殺之若斃犬豕然宋馮倚賊督以得國其身僅免而子弒于萬

不寧者累世魯秉周禮天下以為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而桓首犯大戒天王不正諸侯不伐國人不問幾漏吞舟矣恢網未始漏也干戈之慘潛于嗜欲刀鋸之毒萌于燕笑十八年不討之賊卒假手于彭生而拉之非天歟天道報施不爽若影響契券時有遲速終歸于定使大惡而可逭天地且不立矣隱薨不地而此地隱不葬而此葬其賊在齊不在魯也葬曰我君所以見臣子尊君親上之至情